

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華為君盡碧玉
得詩繫於裙帶投井而死承嗣知之逐殺喬知之 誰知也到儂 今日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痾。久病也。翠女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女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憐之。葬於道場山麓。翠女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臥不安席之意。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相從。日得八載。流離外竟。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

免於佻鄉一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之初。張氏既滅。翠女家有一舊僕。以商賈路經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朱門華屋槐柳掩映。翠女與金生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沒。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翠女曰。始因兵亂。我為李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於此。爾僕曰。予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父母也。翠女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音墮粘米也。羹茗音影溪之鮮鯽。以烏程酒出飲之。烏程湖州屬縣。秦時烏氏程氏。

善釀故因名。至今明且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詩小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夫娼婦隨。夙著三從之義。禮孔子曰。婦人

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死從子。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

艱。曩者漢日將頽。後漢靈帝時。日數無光。占曰。日者衆

兆。楚氛甚惡。氣。稷祥也。左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倒持

太阿之柄。漢梅福傳。倒持太阿。檀弄潢池之兵。漢

遂傳。渤海歲飢。盜起。丞相舉遂為太守。遂曰。海濱遐遠。不

聖化。其民困窮。而吏不恤。故使亦子盜弄兵於潢池中。注。積

潦。曰。封豕長蛇。左定四年。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吞

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

翼莫飛。晉陶侃傳。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

左翼及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道經。三魂來靈良

辰易邁。也。過傷青鸞之伴。木鷄。張復年老。妻孫氏妙

診視。見孫氏秀麗。佗曰。折簡送詩云。五十衰翁二十妻。目昏

髮白。己頭低。終帷深處。休論議。天外青鸞伴。木鷄。孫氏答云。

雨集枯池。時暫綠。滕籠古木。一番新。如今且說眼前景。粧點

亭臺。隨分春。後復死。默遣媒通娶之。莊子達生篇。紀消子為

王養。鷄十日。問曰。可。曰。怨耦為仇。左桓二年。晉師假

曰。懼鳥鴉之打丹鳳。杜大中武人。有愛妾。能詞。一日題

隨鴉之句。大中見之。怒云。鴉且打鳳。掌其面。至折項而斃。雖應酬而為樂。終感激

而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胡蝶之夢。莊周夢為胡蝶。

也。不知胡蝶、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閣而放妓。晉王敦荒淫於色。體為之弊。乃開後閣。放妓數十人。蓬島踐當時之約。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大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頗重。聖上降理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待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踐舊復。瀟湘有故人之逢。唐柳惲詩：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自伶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杜牧遊湖州。見里姥引一曰：吾十年後。為刺史。若不來。即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後十四年。至郡。其女從人生二子。牧作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深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白樂天作井底引銀瓶詩。諷淫女。詩曰：井底引銀瓶。瓶口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簪頭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

今朝與君別。豈期璧返而珠還。趙璧事見金風釵記。史記以滅虢。因取虞。潘岳賦：垂棘返于魯府。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商販糴糶。先時宰守貪穢。珠漸從交趾。郡界嘗到。官革易。殆同玉簫女兩世因緣。唐前弊未除。歲去珠復還。

阜游江夏。見一青衣。名玉簫。未及破瓜之年。約曰：待我五年。而嫁。因留玉指環一枚。經五年不至。玉簫乃絕食而殞。後阜得一肉環。隱起無異玉環也。中指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待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扣門。延入。脫衣去帽。乃一美人。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靖適太原。

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膠而續斷絃。重諧繡縷。十洲記：鳳麟洲上多鳳麟。群集絃膠。一名連金泥。能連斷絃及斷折之金。漢武帝時。西海獻之。帝續斷絃。終日射不斷。帝悅。更名續絃膠。

魚腹而傳尺素。謹致丁寧。未奉旨甘。先此申覆。

申猶啓也。覆猶復也。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賃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至道場山下。曠昔留宿之處。則荒烟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墳爾。方疑訝間。適有野僧。扶錫而過。扣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娘之墳爾。豈有人居乎。大驚。取其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為國朝所戮。無徒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賺音暫。賣也。猶欺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踪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為父子。死

何間焉。汝如有靈。毋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於墳。以三更後。翠女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牆。論語。子曰。季氏之愛。在於蕭牆之內。註。門屏也。蕭。蕭也。人臣至此。肅敬興起也。兵興屬郡。不能效寶氏女之烈。奉天寶氏二女。唐永泰中。為群盜所虜。其去。第五綺。聞旌。乃致為沙陀利之驅。忍耻偷生。離鄉去國。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茲駟僮之下材。史記貨殖傳。節駟。首率也。駟。僮。合二言之婦。左。莊十四年。蔡哀公。繩息媯。以語楚子。女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叫九閩而無路。天門九重。故曰九閩。度一日

如三秋良人不棄舊恩。特勤遠訪。托兄妹之名。而
 僅獲一見。隔仇儂。左昭三年。未有仇儂。註配偶也。之情。而終遂不通。
 波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繼殞。欲求耐葬。幸得同
 歸。大畧如斯。微言莫盡。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
 還家。以奉我爾。今汝已矣。將取汝骨遷於先壠。亦
 不虛行一遭也。一遭猶一番也。復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
 不得視膳庭闈。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朝夕視君膳者也。註膳厨饌也。歿且無緣。
 不得首兵塋壠。禮。太公返葬於周。君子曰。狐死正丘首。註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塋葬地也。然而地道尚靜。神理宜安。
 若更遷移。反成勞擾。况溪山秀麗。卉木榮華。既已

安焉。非所願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
 一夢也。明日以牲酒奠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
 今。過者指為金翠墓云。

校正剪燈新話卷之四

龍堂靈會錄

吳江有龍王堂。蓋廟也。所以奉事香火。故謂之堂。或以為石崖陡音斗崖壁峭絕也出。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松。而右太湖。風濤險惡。眾水所匯。書禹貢東匯澤為彭蠡注水回合也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夙著靈異。具載于范石湖吳縣人范文成仕宋為資正殿大學士居於石湖隨高下為亭觀湖山勝絕繪圖以傳孝宗書石湖二字賜之所編吳郡志。元統元順帝年号間。聞人覆姓少正卯之後子述者。以歌詩鳴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鬚鬣下垂。如一玉柱。鱗甲

照曜。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予述自以為平生奇觀。莫之能及。雨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於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

孰敢違。求晴得晴雨得雨。平生好奇無與件。也。遇

訪水尋山遍吳楚。扁舟一葉過垂虹。橋名。濯足滄

浪浣塵土。孟子孺子之歌曰。滄浪之水。滄兮滄兮。可以濯我足。濯我滄浪之水。滄兮滄兮。可以濯我足。神龍

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觀。鬢尾蜿蜒玉柱

垂。鱗甲光世銀鏡舞。村中稽首朝翁姥。船上燃

香拜商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除灾敢輕侮。

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汲挽湖波

作酒漿。採掇江花富殺脯。大字淋漓寫庭戶。過

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賀知章見李白

杜詩昔年有狂客。呼爾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題畢回舟。臥于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

施禮于前。曰。龍王奉邀。予述曰。龍王處於水府。木

虛海賦。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注。劬趙都賦。天浪水府。百川是

理。又五代史。楊行密封馬當為上水府。采石為中水府。金山為下

水。賤子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左。僖四年。齊桓公伐楚。令

子使輿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注。北牡相誘曰風。言斷馬中風。逸亦不相及。喻不相干也。雖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毋苦。但請瞑目

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聲。久之漸止。開目則見殿宇崢嶸。儀衛森列。寒光逼人。不可睇視。楚人謂真所謂水晶宮也。盧杞遇太陰夫人。騰上碧霄。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夫人曰。此水晶宮也。王聞其至。冠服劍珮而出。延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又妙。廟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坐未定。闈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高冠巨履。威儀簡重。其一烏帽青裘。風度瀟灑。猶整楚也。或云迫脫也。其一則葛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越范相國。晉張使君。

唐陸處士爾。

范相國。即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佐勾踐滅吳。報會稽之耻。號令天下。以成霸業。稱上將軍。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私徒乘扁舟。浮海以行。適齊。自謂鷗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辛戮力。父子治產。致產數千萬。齊以爲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至陶。自謂陶朱公。父子耕畜。致貲累鉅萬。王命良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張使君。即張翰字季鷹。吳縣人。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仕爲齊王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鱸。遂命駕而歸。或謂翰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乎。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高其志。遭母喪。毀除禮。人以孝稱。陸處士。即隣龜蒙字魯望。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嘗乘舟。賣琴。書茶。籠筆。床釣具。往來江湖。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著吳興實錄四卷。松陵集十卷。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范成大記云。笠澤叢書三卷。世所謂吳地三高是也。三君生不並世。而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王對三客言。子述題詩之事。俱各傳觀。稱贊不已。王曰。詩人遠臨。貴客偕至。

賞心樂事。謝靈運詩序良辰佳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不期而同。即命左
 右。設宴於中堂。凡鋪陳之物。飲饌之味。皆非人世
 所有。酒至方欲飲。闔者奔入曰。吳大夫伍君在門。
 伍君即伍員字子胥。本楚人也。父奢。兄尚。俱為楚平王所殺。員
 志復讐。奔吳。佐闔廬。以吳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其屍。以報父
 讐。後吳伐越。戰于檣李。吳師敗績。又戰于姑蘇。大敗闔廬。傷指
 而死。夫差立。越於夫椒。以報姑蘇。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
 於會稽。使大夫種以美女寶器。因吳大宰嚭。行成。吳王將許之。
 子胥諫。王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
 外。吳其為沼乎。後吳將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不
 如早從事焉。越為不沼。吳其泯矣。王不聽。子胥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伯嚭諂之。王賜之屬。鑊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可材
 也。吳其亡乎。抉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遂自剄。王乃
 其屍。盛以鸕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立廟江上。命曰胥山。
 王急起迎之。既入。范相
 國猶據首席。不能謙避。伍君勃然變色。而謂王曰。

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吳國之忠
 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為目。
 立亭館以奉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座。曩日吞
 吳之恨。寧忍忘之耶。即數數其罪而責之也。范相國曰。汝
 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欺世而盜
 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
 矣。相國默然。請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讎。臥
 薪嘗膽。周禮。謂人掌萬民之讐。殺人不義者。許復讎。禮。父
 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朋友之讐。不
 同市朝。史。越王勾踐反國。置膽於坐。仰膽嘗之。曰。汝
 忘會稽之耻耶。越絕書。勾踐臥薪嘗膽。欲雪夫椒之耻。十年
 生聚。生財也。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何至

假負薪之女為誨淫之事。易繫辭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出此鄙計。

不以為慙。吳既已亡，又不能除去尤物。左昭二十八年，叔向欲娶

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巫臣之妻，殺三夫，可無懲乎？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註：尤，異之物也。反與

共載而去。昔大公蒙面以斬姐已。文王得呂尚，號稱太公望，姐已有蘇

氏女，國語曰：有鍾氏女，姓已，姐字也。烈女傳：有蘇氏，得罪於

紂，以姐已女焉。紂嬖之所言皆從，乃重刑辟為炮烙之刑。竹書

云：武王克商，斬紂頭，懸之太白旗。太公至紂嬖，高頰違令而

戮麗華。高頰字昭亥，仕隋。晉王廣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

也。甚被寵過。陳平、晉王欲納之，高頰曰：武王滅殷，戮姐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以此方之，孰

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臧，善也。詩：既已滅吳，以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逸樂。

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吳越春秋：種本楚人，姓文

既滅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為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

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說種，且作亂。越王賜種劍，種遂自殺。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

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

鮑叔之薦管仲。鮑叔名牙，管仲名夷吾，史齊襄公淫於婦

叔，傳之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白，入也。管仲道射中，小

白帶鉤，及為齊侯，是謂桓公。魯人殺子糾於笙濱，管仲請囚，桓

公欲攻魯，殺管仲。桓公曰：君欲為霸，非夷吾不可。桓

追韓信。蕭何沛豐人也，春秋韓何感其精而信，淮陰

奇之，信度上不我用，即亡，何謂信亡自退之人，言於上曰：何亡

上如失左右手，何來謂上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也。諸將易

得耳。至如信國士無双，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拜信為大將軍。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位，本求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而不受。魯仲連齊人，秦使新垣衍言於趙，共尊秦為帝，仲連往見衍曰：秦肆然而為帝，則必奪其所憎，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謝曰：不敢復言。帝封秦矣。秦將聞之，却五十里。適會信陵君擊秦軍破之，平原君欲封仲連，不受，乃置酒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亂者，為無取也。乃辭去。張子房辟穀而遠引。張子房韓人，名良，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良入關多疾，即導引不食穀，後良曰：掉三寸舌為帝者師，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以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負此三大罪，安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

曰。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族之不幸。遍遊諸國。不避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為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屬鏹之慘。終無怨辭。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沿吳之禍。而為身後之憂。則智為有餘矣。使吾尚在。則會稽之棲。不可以復振。攜李之戰。不可以詭勝。而越之君臣將不暇於朝食。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攜李，城名。越之戰，子攜李在子胥未死之前，蓋誤引也。又焉能得志於吾國乎。蓋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西子，即西施。而在

於吾之被讒。越之霸不在於種蠶之用。而在於吾
 之受戮。吾若不死。則苧蘿之妹。苧蘿山名。山下有適
 足為後宮之娛。榮楯之華。吳越春秋。勾踐使木工三千
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
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
尋。陽為文梓。陰為榿。楸。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
光。乃使大適。足為前殿之誇。姑蘇之臺。糜鹿豈可得
夫種獻吳。適足為前殿之誇。姑蘇之臺。糜鹿豈可得
 遊。至德之廟。吳太伯之廟。禾黍豈至於遽生哉。箕子朝周。過古殷墟。
傷宮室毀壤。乃作麥之歌。曰。麥秀薈々兮。禾黍油々。惟自戕其骨髓。
也。陳平傳言項羽骨髓之臣。有亞父輩數人。自害其股肱。書帝作歌曰。
註直言難受如骨之呻吟。起哉。百工熙哉。說命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註股肱手足也。故讎人得以乘其機。敵國
 得以投其隙。蓋有幸而然爾。豈予伐國之功謀國

之策乎。相國辭塞。乃虛位以讓之。伍君遂處其上。
 相國居第二位。第三第四位。則張使君陸處士。子
 述居第五。王坐於末席。已而酒行樂作。王請坐客。
 各賦歌詩以為樂。伍君乃左撫劍右擊盤。朗々而
 作歌曰。

駕鯨鯨之長舟兮。左昭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余皇。註吳大舟之名。覽吳
 會之故都。悵館娃之無人兮。麋鹿遊於姑蘇。憶
 吳子之驟強兮。蓋得人以為任。吳太伯後。本子爵。至壽夢。僭稱王。此
所謂吳子者。蓋指闔廬也。戰栢舉而入楚兮。左定四年。楚吳陳栢舉。楚師亂。吳大敗之。五戰
入鄢。王盟黃池。而服晉。左哀十三年。秋七月。晉侯及吳
子盟于黃池。吳晉爭先。晉司馬

寅曰夷德輕不忍久請少侍之乃先晉人一何用賢之不
終兮乃自壞其長城。齊檀道濟臨死曰追甬東

而乞死兮。勾踐敗吳欲遷夫差於甬東子百家夫差曰吾

以三寸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子聖始

躑躅而哀鳴泛鳴夷於江中兮驅白馬於潮頭。

臨安志子胥死而為神因流揚波依潮往來湧激隄岸勢不

可禦或見其乘白馬素車在潮頭者海歲仲秋既望湖水極

遠遊龍宮鬱其嵯峨兮水殿開而宴會日既吉

而辰良兮接賓明之冠珮奠椒漿而酌佳醕兮。

醕酒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註桂酒切桂投酒中也漿

金鐘憂鳴球書益稷憂擊鳴球註憂擊考擊也鳴球王磬也湘妃漢女出

而歌舞兮瑞霧霽而祥烟浮夜迢々而未央兮。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註中央也心搖々而易醉撫長劍而作歌兮。

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

歌竟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翾越平吳扁舟五湖昂々之鶴。晉嵇紹在稠人中昂々然如野鶴之

群在雞泛々之鳧功成身退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辭榮避位。

良弓既藏黃金易鑄萬歲千秋魂魄來遊今夕

何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樽俎妙女嬌娃

載歌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對不樂日月

幾何。金樽翠爵。為君斟酌。後會未期。且此歡謔。
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掛席來東吳。西風旦夕起。飛塵滿
皇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華亭鶴。陸晉
機。事成都王頴。參大將軍事。孟瑛譖之。頴叔何似松江
機殺之。機臨刑嘆曰。華亭鶴唳。豈復可聞乎。鱸。豈意千年後。高名猶不孤。鬱々神靈府。濟々
英俊徒。華筵列玳瑁。美醞傾醍醐。醍醐。酥之精液
酥。々成酪々。成醍醐也。妙舞躡珠履。史。春申君傳。賓客三狂吟扣
成醞。醍醐也。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歌呼。作詩記勝事。流
傳徧江湖。

陸處士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々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甫里
能言鴨。甫里。陸龜蒙所居里名。陸龜蒙有鴨一欄。有一
使過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手一表云。此鴨能作人
語。待附蘇州。上進。使者駭之。奈何。使者恐。耐以囊中金。問其
語。曰。能目呼其名。使者憤且笑。上馬去。龜蒙還其金。曰。藏耳
不鈞襄江縮項鰻。郭璞云。江東以魴為鰻。陸佃云。今之
者尤味。襄人以槎斷水。鰻多依槎。因謂槎頭鰻。鼓瑟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
預華筵。何須溫嶠燃犀照。已被旁人作話傳。
予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
作屋瓦。白玉為門樞。屏開玳瑁甲。玳瑁。龜屬。如鸚
鵡甲。生南海。大

者如濛濛。背上。有麟。々々。大如扇。有檻植。珊瑚株。玉珊瑚。似文章。李太白詩。歌舞淹留。玳瑁筵。檻植珊瑚株。玉紅潤。生海底。磐石上。海人取之。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對高三四尺。以枝多為勝。祥雲瑞靄。相扶輿。上通三光。下八區。即八荒也。自非馮夷與海若。海神。莊子。秋水篇。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孰得於此。久躊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忙呼。玉女捧牙盤。仙集傳。明星王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六帖。王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牙盤。象牙盤。催喚神娥。調翠釜。神娥。神女也。杜詩。紫駝之峯。出翠釜。長鯨鳴。巨蛟舞。鼉吹笙。鼉擊鼓。驪頷之珠。照樽俎。鰕鬚之簾。掛廊廡。蘇易簡詩。鼉鬚。半捲天香散。八音迭奏。雜仙韶。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宮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瑟。秦家公主來。

吹簫。即弄玉也。麻姑碎擘麒麟脯。麻姑。仙女。玉方平過。年十八。九許。手似鳥爪。坐定。各進一行。洛妃斜拂鳳凰翹。厨美膳。多是諸華。擘麒麟脯。行之。鳳凰翹。即鸞旗。編羽旄。列繫幢。旁或謂之雞翅。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翠旗。即翠旄。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羽葆。以黃金為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翠旄。謂五采翠。注於翠旄之首。而為旄耳。胥山之神。余所慕。曾謁神祠。拜神墓。神墓。指子胥墓。子胥之死。也。吳王盛其尸於鷗夷。浮之江中。則豈有墓乎。其說無據。吳胥門傍。只有故宅。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度。座中更有天隨生。口食杞菊骨酪清。龜蒙曰。我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也。乃食杞菊。願養精神。杞菊。本草一名仙人杖。久服輕身延年。菊花。爾雅一名日精。服之已疾。延年。陸龜蒙有杞菊賦。平生夢想不可見。豈期一旦。

皆相迎。主人靈聖尤難測。驅駕風雲歸頃刻。周

游八極隘四溟。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外有八極。固知

不是池中物。三國吳志孫權欲下以荆州資劉備。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鰕生

張良傳註。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華風。唐李賀詩誰知

枯木生。待以天厨八珍之異饌。天厨即帝厨。史天

觴客註張六星主天厨飲食八珍。周禮膳夫凡王之饋珍用

八物註淳熬淳母炮豚炮特擣珍。煎熬肝也。又張蘊古大寶箴

羅八珍於前註牛羊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鍾。仙府。仙

麋鹿麋豕狗狼也。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鍾。仙府。仙

九醞。十旬皆酒名。鍾酒器也。李賀詩。琉璃鍾。琥珀濃。唾

壺缺。塵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王敦以玉塵柄叩

與。頭不舉。歸親戚戲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冰中。亦不醒耶。註醉臥不知身世之所在也。不來洲畔

探明珠。不去波間摸明月。摸。手捫也。明珠名也。但將詩句

寫鮫綃。留向龍宮記奇絕。

歌詠俱畢。航籌交錯。但聞水林喔々晨雞鳴。山寺

隆々曉鐘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

捧照乘之珠。紅珀盤。紅琥珀盤。史魏惠王曰。寡人有下碧瑤

箱。盛開水之角。通天犀。真者刻為魚形。入水則水開三尺。餽贈於子述。命

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於中流稽首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吳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漢陽傳。攘。挾也。註。猶今人將臂也。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膽。主勇。三國蜀志。趙雲傳。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許之。至元元順帝年號。丁丑。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林。時兵燹音鮮。野火逆燒也。之後。蕩無人居。黃涉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栢林。即投身而入。倚樹少憩。鵠鵠鳴其前。鵠鵠。一名訓狐。一名角鵠。食其母。晝無所見。夜則飛。噉蚊蟲。

豺狐嗥其後。頃之。有群鴉。接翅而下。或鼓一足。而啼鼓。學足也。或鼓双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僵臥左右。陰風颯々。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群屍竟起。見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急攀緣上樹以避之。群屍環繞其下。或嘯。或罵。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又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體青色。大呼闊步。逕至林下。以手撮手取物也。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噉瓜之狀。食訖飽臥。鼾睡之聲動地。大異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迸屏

也。逸行不百步。則夜又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急入投之。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甚偉。見佛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潛於腹中。自謂得所托。可無虞矣。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頓食一次也。如整頓之類是也。點心之點。與點茶之點同義。蓋少食鎮心也。不用食齊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門限所礙。門限。闕也。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胡鬼。即佛也。汝公。即漢高紀。乃公之義同。大異自稱也。反自掇其禍。即出寺而行。遙望野中。燈燭

熒煌。諸人揖讓而坐。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此酣暢。此人大膽。晉阮宣每至酒肆。便獨酣暢。言酣醉暢達也。敢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裁爾。裁。切肉也。又大樽也。即踉蹌走貌哮吼。獸怒號聲或搏牛糞而擲。或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趁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禹貢亂于流。註。橫流而濟。曰亂。又爾雅。絕流曰亂。諸鬼至水。則不敢越。齋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誼譁之聲。靡夕不已。溷吏月墮。不辨蹊逕。失足墜一阱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眯。物入目中。也。陰氣徹骨。群鬼萃焉。有赤髮而

雙角者。綠毛而兩翼者。鳥喙而獠牙著。爾雅。宵田曰獠。故南夷別

種。謂之牛頭而獸面者。皆身如藍靛。口吐火焰。見

大異至相賀曰。讎人至矣。即以鐵紐繫其頸。皮縛

栓其腰。梓索也。拴束也。驅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即在世

不信鬼神。凌辱吾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責之曰。汝

具五體而有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中庸

文。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之。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大易所

謂載鬼一車。易睽卦上九之文。小雅所謂為鬼為蜮。詩小雅。彼何人斯。篇

傳所紀晉惠之夢。伯有之事。伯有。鄭大夫良霄字。左襄七年。鄭殺良霄。昭七年。鄭

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子以撫之。乃止。皆是物也。汝為何人。獨

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烏得而甘心

焉。即命眾鬼卸其冠裳。加以極楚。流血淋漓。求死

不得。鬼王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

三丈乎。大異念泥豈可為醬。因願身長三丈。群鬼

摔之於石床之上。如搓粉之狀。搓。兩手相切摩也。眾手翻

覆而按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曼女

如竹竿焉。眾笑辱之。呼為長竿。王又謂之曰。汝

欲炙石成汁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異方苦其長

不能自立。即願身矮一尺。群鬼又驅至石床上。如

按麪之狀。極力一捺。音恭、手按也。骨節磔々。音滌、開裂聲也。有

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欒如巨蟬焉。衆又笑辱

之。呼為彭蜺怪。彭蜺似蟬而小。晉蔡謨初渡江見之。曰。蟹

脚讀爾雅熟幾。有八足。加以二螯。既食方知非蟹。謝尚曰。蟹為勤學。誤死。大異蹻蹻。旁行貌。於地。不勝其苦。旁有

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

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

矣。可憐許。遠如許之許。同。語辭也。請宥之。即以兩手提挈大異。

而抖擻之。須臾復故。大異求還。諸鬼曰。汝到此不

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贈。所貴人間知有我輩

爾。老鬼曰。然則以何物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

之角。即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岌然相向。一鬼曰

吾贈以哨本作嘯風之鬚。即以一鐵鬚加於其唇。尖

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即以赤水

染其髮。皆鬚鬢被髮貌而上指。其色如火。一鬼曰。吾

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音坎填。孔也。於其目。湛

々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珍重。向者

群小溷瀆。幸勿記懷也。大異雖得出。然而頂撥雲

之角。戴哨風之鬚。被朱華之髮。含碧光之睛。儼然

成一奇鬼。到家。妻孥不敢認。出市。衆共聚觀。以為

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懣而死。臨死謂其家曰。我為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紙筆置柩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州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瀝酒而賀我矣。言訖而逝。過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四塞。雷霆霹靂。聲振寰宇。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陷為一巨澤。瀾漫水廣大貌數里。其水皆赤。忽聞柩中作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夷滅無遺。天府以吾正直。命為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不復再來人世矣。其家祭而葬之。脗音迄蠶之間。如有靈焉。晉左思蜀都賦

景福勝蠶之與作。註如蟲群而多也。又前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勝蠶布寫。註盛作也。

修文舍人傳

憂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博學多聞。性氣英邁。幅巾。全幅為巾。隱士之服也。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事。臺々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甚薄。日不暇給。嘗喟也。太息然長嘆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能潤其家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顏淵。孔子弟子。名回。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歲中遷。灌之屬害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後為梁王太傅。王墜馬死。誼自傷哭泣。歲餘乃死。豈文章之不瞻也。校尉封拜。而李廣不候。李廣。隴西成紀人。善騎射。格殺猛獸。從大將軍征匈奴。無

功竟不候。廣與望氣者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已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乎。廣曰。嘗殺降羌八百餘人。朔曰。宜不得侯者也。豈智勇之不逮也。侏儒飽死。而方朔苦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武帝時。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朔給糶侏儒。曰。上方欲殺若。曹侏儒大恐。問。上過侏儒。皆呼泣。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誅臣等。上召問。朔曰。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侏儒師古曰。短人也。豈才藝之不敏也。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吾知順受而已。豈敢非理妄求哉。至正初。客死潤州。葬于北固山下。友人有與之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驅高車。擁大蓋。峨冠曳佩。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呵殿而隨護。風采揚々。自得非

復往日投北而去。友人不_二敢呼_一之。一日早作。復遇_三之於里門。顏遽_二牽帷下車而施_一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叙舊。執手_二歎語_一。不_レ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隔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服冠帶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_二健羨之至_一。顏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敢有_レ隱。但途路之次。未暇備述。如不相棄。可於後夕會_甲於甘露寺多景樓。庶得從容時頃少叙間闊。不知可乎。望勿_下以幽冥為訝。而負此誠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携酒而往。則

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今為修文舍人。王隱晉書。蘇詔已死而避。其弟節問地下事。詔曰。顏淵卜商舊識也。冥司用人。選擢甚精。必當其才。心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致。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躡取也。試與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間。秉筆中書者。中書。周官內史掌書。王命漢以宦者之政令。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佐天子執大政者也。豈盡蕭曹丙魏之徒乎。曹參沛人。佐漢高帝定天下。封平陽侯。代蕭何為相。一遵何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代

魏相為丞相，封博陽侯。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代韋賢為丞
相，封高平侯。史贊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重興，丙魏有聲。
提兵闔外者。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註：郭門之闔也。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本鄭平陽侯卿，姓
門中樞曰闔也。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

奴其姊衛子夫得幸武帝，封皇后。青冒姓為衛氏，擊匈奴有功，
封長平侯，位至大將軍。大司馬霍去病，衛青姊子也。武帝時，為
票騎將軍，擊匈奴有功，封冠軍。館閣擒文者，青箱雜記：夏英

侯，位至大司馬，秩祿大將軍等。館閣擒文者，青箱雜記：夏英
氣擒舒，豈皆班揚董馬之輩乎。班固字孟堅，安陵人，續

子雲，成都人，好學無所不見，象易作大玄經，象論語作法言，然
仕王莽，作劇秦美新文，論者譏之。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講誦，三
年不窺園。漢武帝時，對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司馬遷字
子長，河內人，武帝時，為中書令，修史記，劉向，揚雄，稱其文章有
良史之才，或曰：司馬相如字長卿，郡邑牧民者，豈皆龔黃召杜之儔

乎。龔遂字少卿，平陽人，武帝時，渤海郡歲飢盜起，以遂為太守，
遂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賊悉平，民皆樂業，黃霸字次公，陽

夏人，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力教化，後刑罰得吏民心，治為天下
第一。召信臣，字翁卿，壽春人，遷南陽太守，其化大行，吏民稱愛，
號之曰召父。杜詩字公君，汲人，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
便之，比室殷足，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也。騏

驥伏櫪車而駑駘厭菑。騏驥，良馬也。喻君子戰國策，
交疏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綬衣以幕之，
騏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賈誼賦：驥垂兩耳，

伏其棚，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杜詩：駑駘厭菑，市者
何其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杜詩：國馬竭粟豆，
棲枳棘而鳴鵲，鳴戶庭。鳳，雌曰鳳，五色而文，曰九炮，鳥

其性非梧桐不宿，非竹實不食。黃帝召天老，問鳳象，對曰：鴻前，
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頤，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

入信，翼扶禮，足履文，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游必擇所，飢不妄
下，後漢仇覽，傳：考城令王奐，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

大賢之路，以喻賢者失位，枳似橘而多刺，可為籬，周禮考工記，
橘踰淮化為枳，鵲惡聲鳥也，楚辭：鵲集於蘭木，以喻小人

在賢者，稿項黃馘而死於下。宋人曹商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厄巷，困窘，織履，稿項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註稿項瘦。不賢者比肩接跡而顯於世。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坐此也。冥司則不然。黜陟必明。書舜典三考黜陟幽也。明註陟明而黜幽也。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賊。取國之臣。受穹也高爵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窮途者。晉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途者。逕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至此必蒙其福。蓋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此而莫逃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凭欄觀眺。口占律詩二章。唵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渚禽呼。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富貴不來吾老矣。幽

明無隔子知乎。傍人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白樂天詩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茫茫。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城邊人翫月。鐵甕城吳孫權所築。號鐵甕言其堅固也。鬼門關外客還鄉。鬼門關在交趾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李德裕貶崖州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功名不博詩千首。博張取物也杜牧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據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左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然而著

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為文章。將及千餘篇。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為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內無應門之童。李密表云。外無期功強近。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絕知音之士。劉說苑。白牙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白牙破琴絕絃。而終身不復鼓琴。以為無知音也。盜賊之所攘竊。蟲鼠之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才為念。恤交為心。捐季子之寶劍。吳季札。號延陵季子。聘魯過徐。徐君欲其其墓樹。寶劍。季子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以劍掛而去。付堯夫之麥舟。冷齋夜話。范仲淹遣其子堯夫。至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此麥舟與之。堯夫曰。用財於富。行德於不報。刻之桐梓。楸。

類陸佃云。材莫負於梓。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艸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興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顏大喜。捧觴拜猷。以致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汲古錄通玄志等書。亟命工鏤版。鬻之於肆。以廣其傳。顏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吉凶禍福。皆前期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伏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冥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力。所以汲汲於此者。蓋欲

報君鏤版之恩爾。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處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天曆間卜居鑑湖。即鏡湖。梁任昉述異記。軒轅鑄鏡湖邊。因得名。湖邊有磨鏡石。後漢順帝時。會稽太守馬臻築塘於此。周回三百一十里。李白詩。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之濱。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晉顧顛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顛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艫。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左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或盟鷗沙際。列子。海上之人好鷗者。鷗鳥之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玩。或蘋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黃山谷詩。白鷗盟已寒。或蘋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

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
 心焉。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千秋觀即唐賀知章宅觀前有懷賀亭李白贈
賀知章詩勅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金風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
 天一色。時間菱歌蓮唱。應答於洲渚之間。菱歌采南子唱采菱發陽阿梁劉苞詠采菱調下筆即成謝靈運詩采菱歌易急江頭歌不緩連唱即榮蓮曲令言臥
 舟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
 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宋之高宗時人武后時少有文才者補北門學士之問求之後以之問有口過不許遂作明河篇飄々然有遺
 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用蘇東坡赤壁賦全句白氏六帖道士飛昇謂之羽化舟
 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駛。一瞬千里。若有物引

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
 如玉田湛々。琪花瑤艸生其中。孫綽天台賦琪樹瑤臺苑瑤草不敢專芳馨如銀海洋々。異獸神魚泳其內。
山詩彩鸞紫凰琪花鳥群鳴。白榆亂植。古樂府天上何所有歷々種白榆註白榆星也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岌然。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
 內而出。被冰綃之衣。曳霜紈之帔。紈帔載翠鳳步
 搖之冠。晉上如之步々而搖躡瓊紋九章之履。出太平廣記郭
翰傳九章山龍華蟲侍女二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
 玉環如意。玉環如意以玉作如意唐今之骨朵子三國吳胡
皆刻蟬等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謂令言曰。
形即此類也

處士來何遲。令言拱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乏誠約。又昧平生。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我乎。所以奉邀至此者。蓋以卿夙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藉借也。卿傳之於世爾。乃請令言登岸。邀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榜曰天章之殿。後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簾。四面皆水晶簾。以珊瑚釣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毬二枚。蘭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言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地乎。即人世所謂天河。妾乃識女之神也。此去塵間已八萬

餘里矣。令言離席而言曰。下界愚民。甘與草木同腐。今夕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獲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詳聞。以釋塵慮。仙娥乃低首歛躬。端肅而致辭曰。妾乃天帝之孫。靈星之女。夙稟貞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誕。妄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牽牛星名。史天官書。牽牛在北斗建星之北。主犧牲開梁。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史正義。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汚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諸多詐之書。齊諸。齊人志性之書也。諧云。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今被召。弟曰。何事。渡河。暫詣牽牛也。鼓其波者。楚俗不經之語。荆楚記。七夕婦人以綵綵穿七孔針。陳瓜果於

庭中。以乞巧。有蟾子。謂傅會其說。而倡之者。柳宗元乞

巧之文。

柳宗元字子厚。唐順宗時人。作乞巧文。以譏當世之巧官者。其文曰。柳子夜歸。目外庭有設祠者。鑿餅馨

香。蔬果交羅。且拜且祈。惟而門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鋪

張其事。而知之者。張文潛七夕之詠。

張文潛名耒。宋哲宗時人。作七夕

夕歌。極言牛女歡會惜別之事。其落句。強詞雄辯。無以自

明。鄙語邪言。何所不至。往々形諸簡牘。播於篇章。

有曰。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

唐宋豔詩。北

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題封錦字添新思。拋擲金梭

借問榆花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

朱文公詩。織女牽牛雙扇開。一年一度過。又曰。未會牽

牛意若何。湏邀織女弄金梭。

五代楊朴詩。未會牽牛意

道人間巧已多。不

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

送巧來。唐羅隱詩。月恨星河次第開。兩情唯恐曙

似此者

不一而足。褻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令言對曰。鵲橋之會。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又

橋。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博物志。天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

牛渚。次飲之。此人間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至蜀問

楚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飲渚。女

與一石。婦問嚴君平。審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

神女高唐之會。后土靈仇之事。唐高駉為淮南節度使。感於妖人呂用之術。酷

信之用之曰后土夫人有靈仇遣使借兵馬并季荃所撰太白
 陰經駢以葦席畫甲兵之狀遣用之燒於廟庭又以綵牋寫太
 白陰經置於神側又塑綠衣少年謂之韋郎有人題詩云四海
 干戈尙未寧漫勞淮海寫綠衣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
 有靈耶靈一帶有靈好雲浸髮綠而行魄袖拂眉湘靈冥會之詩
 青韋郎年少貪閑事案上休着太白經
 堯女舜妃唐李群玉題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
 啼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二女娘見曰兒是
 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游群玉至潯陽言於
 段成式段戲曰足下是虞舜辟陽侯也又雲谿友議劉潛夫云
 古人叙奇遇之事猶託之佗人如元稹鶯鶯傳託之張生至牛
 僧孺周秦行記李群玉黃陵廟則直攬歸己名檢掃地矣沈括
 筆談二女當俱姪姪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
 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
 罪人果有之乎抑未然乎仙娥憮然曰嫦娥者月
 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
 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烈之

倫。烏有如此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仙女
 夫人唐寶曆中封陟居少室山忽有輜輶自空而降觀一仙
 姝揖陟曰願持箕箒陟固拒之後陟染疾而終為泰山所追忽
 遇仙使者曰上元夫人遊泰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俱來
 陟至仰視乃昔日求偶仙姝乃命泰山主者釋之陟既甦追悔
 昔日之事雲英之遇裴航。唐裴航係舟襄漢同舟樊夫人
 痛哭自咎雲英之遇裴航。國色航賂其婢鼻烟詩云同舟
 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入
 青冥答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
 宅何必區々上玉京後經藍橋渴見茅舍有老嫗緝麻航揖之
 求漿嫗呼曰雲英擊一甌漿來飲之乃玉液也嫗曰欲娶此女
 但得玉杵臼月餘得之嫗曰豈有如此信士航夜窺之有玉兔
 持杵雪光耀室嫗曰吾為裴郎具帷帳俄見一大第仙童侍女
 引航相見媁婚後夫妻入玉峯洞蘭香之嫁張碩。漁父於
 中解絳雪瓊英之丹超為上仙
 岸也忽有青童自空而來携女而去臨昇謂其父曰我仙女杜
 鵲香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於洞庭君山張碩家碩修道者
 也授之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去又神仙別錄張碩無

子娶妾其妻妬無己蘭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瘡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蘭香曰此治妬瘡數日之間瘡損而無妬心妾遂生彩鸞之配文簫乃丁義鸞吳猛之女瑞州有崇元觀觀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寓鍾陵紫極宮中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姝歌詞脫俗詩云若能相作陟仙壇應得文簫駕彩鸞自有繡襦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竟許成婚而歸鍾陵文簫貧不自給彩鸞寫孫恆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歲稍為人知遂往情慾易生事跡新與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去

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李義山詩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峽之句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鄉雲雨盡堪疑李義山詩非關宋玉有微事自是襄王夢夫日月兩曜混淆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矣豈有羿妻之說竊

藥之事而妄以孤眠孀宿侮之乎雲者山川靈氣兩者天地沛澤奈何因宋玉之謬輒指為房帷之樂譬之衽席之歡慢天瀆神周禮王府衽席註方氏曰合言之則衽所席也莊子達生篇人莫此為甚湘君夫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註衽臥衣也楚辭娥皇為湘君帝舜之配陟方之日書陟方乃死註猶言昇遐也蓋已老矣李群玉者果何人歟敢以媵邪之詞瀕於黃陵之廟曰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自述奇遇引歸其身誕妄矯誣名檢掃地后土之傳唐人不取明斤則天之惡故假之以諷之爾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少耽閑事案上

休着太白經之句。夫慾界諸天佛語以摩夷等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陳后山詩話宋玉高唐神女賦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

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慾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慾也如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造述鄙猥。卓畢

隣舍釀熟夜就甕間偷飲為主人所覺見縛明朝視之畢吏部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誣謗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

域哉。幸卿至世。悉為白之。母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口之讒。家語孔子見羅者其所不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

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願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青繩之玷也。詩小雅營々青繩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註云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能變亂善惡

也玷詩大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註玷缺也又說文玉病也令言又問曰。世

俗之多誑。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偽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張騫河內人漢武帝時應募使月氏窮黃河源復開通西域諸國封為博望侯列仙傳騫為玉

皇金門直吏君平之辨石。漢嚴遵字君平臨邛人賣卜於成都市中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

於忠名因其義而導之日閱數人得百錢乃止閉肆下簾著周易揚雄欽重之李疆為益州牧欲得遵為從事君平不應列仙傳嚴君平見為玉府仙官又福州志有道人嘗見老叟同室歲餘告曰吾乃漢嚴君平取一書授之而去將信然歟。抑妄談歟。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

金門直吏。嚴先生乃玉府仙曹。輒謫人間。靈性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似乎。卿

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焉得至之。遂出瑞錦二端。以

贈之曰。卿可歸矣。所託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洶湧。一飯之頃。却向舊所。則淡霧初生。大星漸落。雞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過西域賈胡。試出示焉。葱嶺以西諸國。通稱西域。賈胡。之為賈者。也。唐書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撫翫移時。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葱葱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而去。以為幄帳。蛟蚘不敢入。以為衣帔。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挾纊。綿絮

也。而煥盛夏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蠶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峯者。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莊子逍遙篇。列子御風。而行。旬有五日而後返。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間。遊學。至於錢塘。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賈似道自號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徒倚門外。見一女從東來。綠衣雙鬟。詩。邶風。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注。以比賤妾顯而正嫡微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夕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昵。昵。狎也。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

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為巨室妾媵。待女也。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慚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書。五子之歌。顏厚有忸怩。注。愧之發於心也。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

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冥數當然。夙緣未盡爾。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曰。兒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碁。年十五以碁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閑堂。似道堂名。似道延羽士塑己像置其中。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煎茶器也。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瑇瑁脂盒為贈。瑇瑁同。盒本作合。子也。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

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魏文帝與吳質書云。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奕。教之奕。盡傳其妙。凡平日以碁稱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所目擊者。莊子曰。子方篇。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註曰。裁往意已達也。又擊動也。歷々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皆侍。適二人烏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逾時。令人

捧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首也。諸姬皆戰悚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至都市貨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齋。也。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因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壑見之。捕得遭遠竄。又嘗齋雲水僧道也。千人。其

數已足。未有一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悉力學之。不動。啓於秋壑。自往學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似道自建寧移謫循州。時鄭虎臣狎似道至此庵。似道如廁。拉殺之。先是有入贈以詩云。循州不似台州好。何不當初早入仙。又嘗有梢人篙士也。泊舟蘇堤。時方盛暑。臥于舟尾。終夜不寢。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日。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日。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

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張公獲鱉與江湖紀聞所載相同。但配咸淳壬申年一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蓋物亦先知數言為詳。而不_二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爾。源固未之信。及期臥病不起。源為之迎醫。女不欲曰。曩固已與君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與之訣曰。兒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荷蒙不棄。周旋許時。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

禍。然而海枯石爛。

海枯即海竭也。呂洞賓詩。大千世界須臾至。石爛松枯經幾秋。

此恨

難消地老天荒。

文天祥詩。出門一笑天地老。唐時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以荊

州解及第八人曰破天荒。

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

之盟。三載于茲。志願足矣。請從此辭。母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壁而臥。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槨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爾。乃虛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投靈隱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附錄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官遊姑蘇。僑居烏鵲橋。其隣則弘農楊氏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公即楊載。官至宣州推官。工詩。與虞集范梈齊名一時。浦城娶於商。其孫女名采々。與生中表兄妹也。中表。異姓。再從兄弟。浦城已沒。商氏尚存。生少年。氣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々俱在童艸。音貫。詩。總角。卅分。註。兩角貌。說文。卅束髮也。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々共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々謂曰。汝宜益加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

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親。永以為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嚴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竣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月夕。家人會飲沾醉。遂同遊於生宅秋香亭。有二桂樹。垂蔭婆娑。花方盛開。月色團圓。香氣穠馥。詩。何彼穠矣。註。美。盛貌。馥。說文。香氣也。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是後女年稍長。不復過宅。每歲節伏薦。僅以兄妹之禮。見於中堂而已。閨閣深邃。莫能致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始開。女以折花為名。以碧瑤牋。紙名。如刻。溪竹葉。牋之類。碧。色深淺少異耳。書絕句二首。令待婢秀香持以授

生。囑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如樹。朝々腸斷屋西墻。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慙慙種兩株。願得他年如此樹。錦裁步障護明珠。晉石崇與王愷以奢靡相尚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

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奉荅。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携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裁翠柳隔芳園。窄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好語。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一詩。失喜欲狂。但翹首企足以待結褵之期而已。詩。親結其

褵。註。褵。婦人之褵也。母戒女而為之。施於結。恍也。爾雅云。褵。恍巾也。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情致病。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吳綾。美好。帕。手巾。婦人用以裹頭。題絕句于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裏頭。眼波嬌溜滿眶秋。東坡詩。佳人未肯回秋波。又光搖銀海眩生花。道書以眼為銀海。故亦謂之秋波。風流不與愁相約。纔到

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高郵張氏兵起。三吳擾亂。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亂。女家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載。吳元年。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沒。獨奉母居錢塘故趾。遣舊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辰年。適太原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導達其情。遂市剪綵花二盃。紫綿脂百餅。荆楚歲時記。人曰剪綵。為花勝。以相遺。後人因而貼。昔以為飾。盃。匝也。紫綿脂。即綿臙脂。遣蒼頭賚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蒼頭之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陵巨

室。開綵帛鋪於市。適女垂簾獨立。見蒼頭趨。趨不行進於門。遽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之入。詢問動靜。顏色慘怛。蒼頭以二物進。女怪其無書。具述生意以告。女吁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約其明日再來叙話。蒼頭如命而往。女剪烏絲欄。修簡遺生日。國史補。宋毫間。紙有織成界道。謂之烏絲欄。又異聞集。霍小玉取珠絡縫囊。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王生。令援筆立成。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亡。弱肉強食。荐遭禍亂。十載于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

左右逃逋。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

詩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註終風終日風也。衛莊公狂蕩。慮暴疾。夫人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以終風且暴為比。

行露之沾濡。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註南國者。曰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

畏。曰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鱗蓋指鯉魚尺素之事。鴻即鴈也。漢書蘇武傳。常惠教

中。單于驚。欲徑行。小諒。則溝瀆莫知。論語憲問。豈若乃還武等。欲徑行。小諒。則溝瀆莫知。匹夫匹婦之為

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諒小信也。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

顧伶俜之弱質。值屯蹇之衰年。易雷下坎上為屯。艮下坎上為蹇。俱

取險難未泰之義。往往對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權。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如

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屬耳。半衾未煖。幽夢難

通。一枕才欹。驚魂又散。視容光之減舊。知憔悴

之因郎。驚々贈張生詩。一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悵

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虛度。豈意高明不棄。撫

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施。回餘光以反照。烈女傳。齊女徐

吾者。與隣婦合。燭夜績。吾貧而燭不屬。隣婦請無與夜績。徐

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為貧

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闕

何愛東壁餘光。幸分之。遂復與績。傳燈錄。義能師曰。回光反

照看。身心探葑菲之下體。詩探葑菲。無以下體。註下

是何物。其根則有時而美惡。言探葑菲者。弗記蘿葛之微蹤。復

可下。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也。致耀首之華。膏唇之飾。衰容頓改。厚惠何施。雖

致耀首之華。膏唇之飾。衰容頓改。厚惠何施。雖

荷思私。愈增慚愧。而况邇來形銷骸削。食減心煩。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兄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思情未盡。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婚姻於後世。爾臨楮嗚咽。悲不能禁。復製五十六字。上瀆清覽。苟或察其辭。而恕其意。使篋扇懷恩。前漢班婕妤好失寵作秋扇詩。捐篋箚中。思情中道絕。綈袍戀德。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詩云。

好因緣是惡因緣。陶穀奉使江南。韓熙載命妓秦若蘭。一詞名風光好詞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與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主

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慚即。日北歸。只怨干戈不怨天。兩世玉簫猶再合。何時金鏡得重圓。彩鸞舞後腸空斷。青雀飛來信不傳。安得神靈如倩女。芳魂容易到君邊。

生得書雖無復致望。猶和其韻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因緣。長記中秋半夜天。鴛枕沁紅粧淚濕。鳳衫凝碧唾花圓。漢伶玄趙飛燕外傳云。后與其妹婕妤座。后誤唾。婕妤好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故令向方為之。未必能如此衣之華。乃以為石華廣袖。斷絃無復鸞膠續。舊盒空勞蝶使傳。惟有當時端正月。清光能照兩人邊。

併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寢食俱廢者累日。蓋終不能忘情焉。爾生之友山陽瞿佑。備知其詳。既以理論之。復製滿庭芳一闋。以著其事。詞曰。

月老難憑

杜陵韋固。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且往階下。向月檢書。覩之不識其字。固問之。老人曰。此非人問。書乃幽冥之書。凡幽吏皆管人生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管天下之婚嫁。固曰。早娶以廣嗣。老

人曰。君何主。曰。管天下之婚嫁。固曰。早娶以廣嗣。老曰。赤繩子耳。人生以繫。夫妻之足。雖離。敵之家。貴賤懸隔。與楚異鄉。終不可追。固後娶王秦女。年果十七。宋城宰聞之。題其星期易阻。報成婚。日曰。請星期。詩。調。繆。此其人。序。刺。婚。御溝紅葉堪燒。辛勤種玉。唐僖宗宮。不。得。其。時。御溝紅葉堪燒。辛勤種玉。唐僖宗宮。到。人。問。放。御。溝。中。有。士。人。于。祐。拾。得。就。題。一。葉。云。會。聞。葉。上。

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泛溝逆流。韓氏拾得。後帝放宮人。時祐託韓泳門館。泳以韓氏有同姓之親。乃嫁祐。名示所得。葉韓泣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泳開宴云。今日可謝媒。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擬弄鳳凰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葉是良媒。

露葉烟條尋春晚

黃山谷在荊州。見隣家女子。絕美。後數聯云。游泥解作白蓮藕。冀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

管隨綠。流。落。小。民。家。山。谷。卒。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曰。國。香。以。成。山。谷。之。意。綠。陰。青。子。鴉。鴉。已。無。聊。鴉。鸚。鵡。一。名。鴉。一。名。博。勞。詩。七。月。鳴。鴉。禮。孟。秋。之。月。鴉。始。鳴。楚。辭。恐。鸚。鵡。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註。其。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鴉。死。也。聊。賴。也。漢。書。無。俚。○。藍。橋。雖。不。遠。世。無。磨。於。口。註。俚。賴。也。無。聊。之。意。○。藍。橋。雖。不。遠。世。無。磨。

勒誰盜紅綃

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家有崑崙奴。曰磨勒。生見之。寢食俱廢。但吟詩曰。誤到蓬萊頂上遊。明璫玉女動

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枝雪。艷愁磨勒曰。何不報老

奴為郎君必能成之。生具告之。磨勒曰：此小事耳。是夜逾垣而出。匿之。後二年。一品知之。命甲士使擒磨勒。飛出高垣。疾如鷹隼。不知所向。悵歡蹤永隔離。恨難消。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還他未了。佛氏宿世情緣為債。東坡詩：傷心一念。腸斷可憐霄。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

之。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伏羲者聞之。則茅

山藥成。

唐王仙客。舅劉震有女曰無雙。皆幼稚。戲弄相狎。其父約為婚。後因姚令言之。亂。劉震授偽官。處極刑。無雙沒入掖庭。仙客適遇劉家蒼頭塞鴻。傳信於無雙。報書云：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往求之。仙客造謁。所願必致之。古生曰：察君之意。將有求於老父也。感君之恩。粉骨報效。仙客以實告。古生曰：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使人求得一丸。令無雙吞。使婢探贖。作中使。賜此藥。令自盡。古生託親故。願其屍。乃至。心頭微暖。灌湯乃甦。歸故鄉。為夫婦二十年。

俠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

校正剪燈新話卷之四終

重校剪燈新話後序

少日。讀書之暇。性喜著述。螢窗雪案。手筆不輟。每爲鄉丈柘軒凌公所稱許。不知者有玩物喪志之譏。而決意不回。殆忘寢食。久而長編巨冊。積成部帙。治經則有春秋貫珠。春秋捷音。正葩掇英。誠意齋課稿。閱史則有管見摘編。集覽鑄誤。作詩則有鼓吹續音。風木遺音。樂府擬題。屏佳趣。香臺集。采芹稿。攻文則有名賢文粹。存齋類編。填詞則有餘清曲譜。天機。雲錦纂言。紀事則有遊藝錄。剪燈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等集。自戊子歲獲譴以來。

散亡零落。畧無存者。投棄山後。與農圃爲徒。念夙志之乖違。憐舊學之荒廢。書空默坐。付之長太息而已。間遇一二士友。求索舊聞。心倦神疲。不能記憶。茫然無以應也。近會胡君子昂。以剪燈新話四卷見示。則得之於四川之浦江。予昂請爲校正。而唐君孟高。注君彥齡。皆親爲謄錄之。字畫端楷。極爲精緻。蓋是集爲好事者傳之四方。抄寫失真。舛誤頗多。或有鏤版者。則又脫畧彌甚。故特記之。卷後。俾舛誤脫畧者見之。知是本之爲真確。或可從而改正云。抑是集成於洪武戊午歲。距今四十禩

矣。彼時年富力強。銳於立言。或傳聞未詳。或鋪張太過。未免有所踈率。今老矣。雖欲追悔。不可及也。覽者宜識之。

永樂十九年。歲次辛丑。正月燈夕。七十五翁錢塘瞿佑宗吉甫。書于保安城南寓舍。

午酒初醒。啜茗餘。香消金鴨。夜窗虛。剪燈濡筆。清無寐。錄得人間未見書。

風動疎簾。月滿臺。歎基不見。可人來。口消幾紙。閑文字。待得燈花半夜開。

花落銀缸。午夜深。手書細字。苦推尋。不知異日

燈窓下。還有人能識此心。

辛苦編書百不能。搜奇述異費溪藤。近來徒覺
虛名著。往々逢人問剪燈。

昔在鄉里。編輯剪燈錄。前後續別四集。自甲
至癸分爲十卷。又自爲一詩。題於集後。今此
集不存。而詩尙能記憶。因閱新話。遂附寫於
末云。瞿佑

剪燈新話後序終

剪燈新話跋

余幼時。觀洪邁夷堅志。嘗恠其好奇之甚。然獨百
事有於昔。於今乃不目之耶。故置之。不復詳覽。非
特自矜於己。又恐見誣於人。及考邁在南宋時。爲
內翰春秋之筆。寓於德暴間。將使後世之善心者
感發之。而惡志者懲創之。蓋少補於教化之方云。
余同門友瞿宗吉。輯其間見之實。書於簡編。則不
拘々於德暴。而誣其說。蓋亦自負董狐之才。將以
擴著述之志云爾。今宗吉學富才充。余何企及哉。
第因不鄙。出以見示。故敢書于卷端。洪武辛酉。重

陽前一日。嚴陵金冕。於唐昌邑庠之由義西齋寫。

明治十九年十月七日御届
同 年十月 日出版

定價金壹圓

出版人兼

東京府平民
森 仙 吉
日本橋區橋町四丁目十二番地

發 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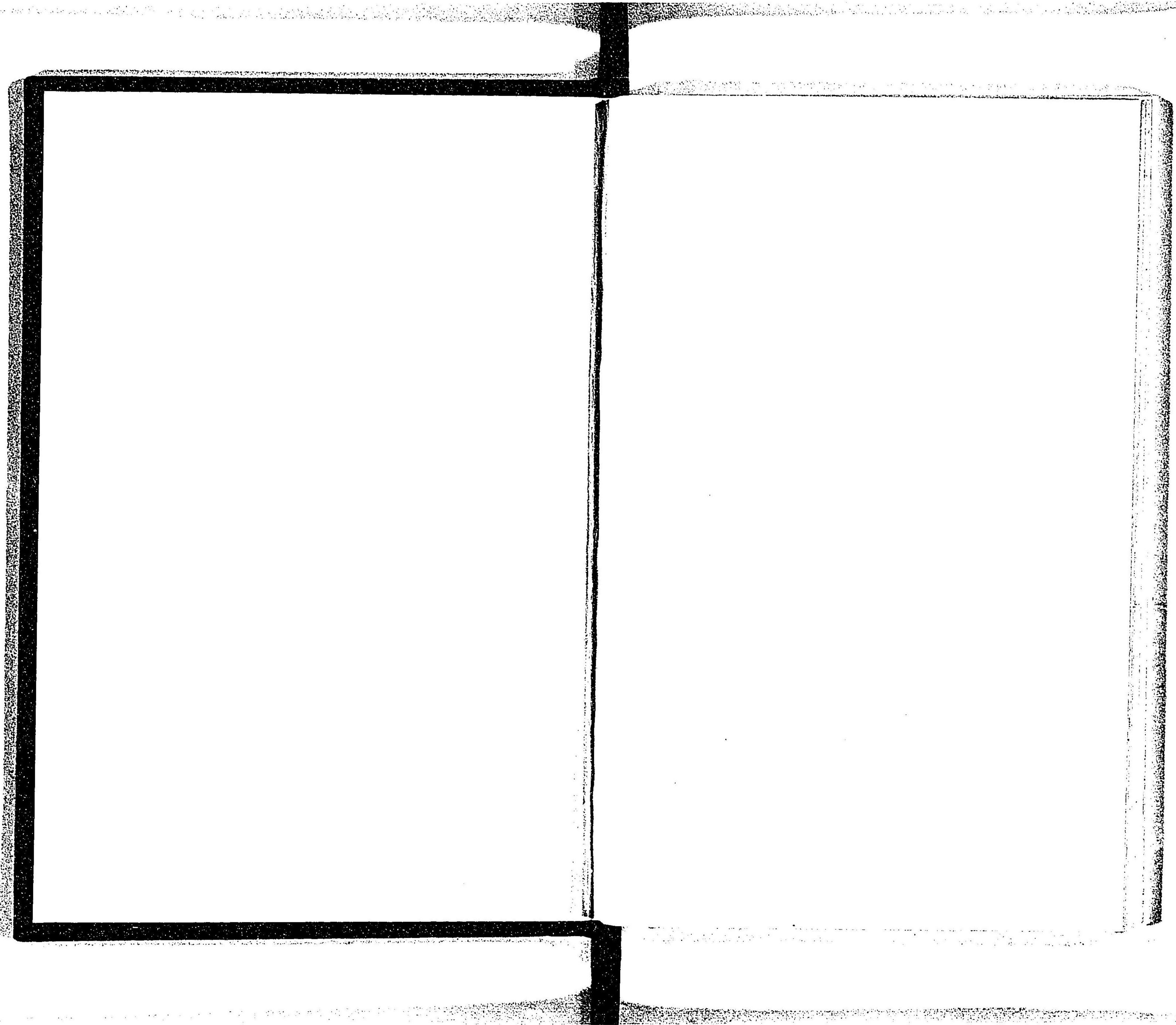
越後三條町
青 柳 儀 一 郎
東京橋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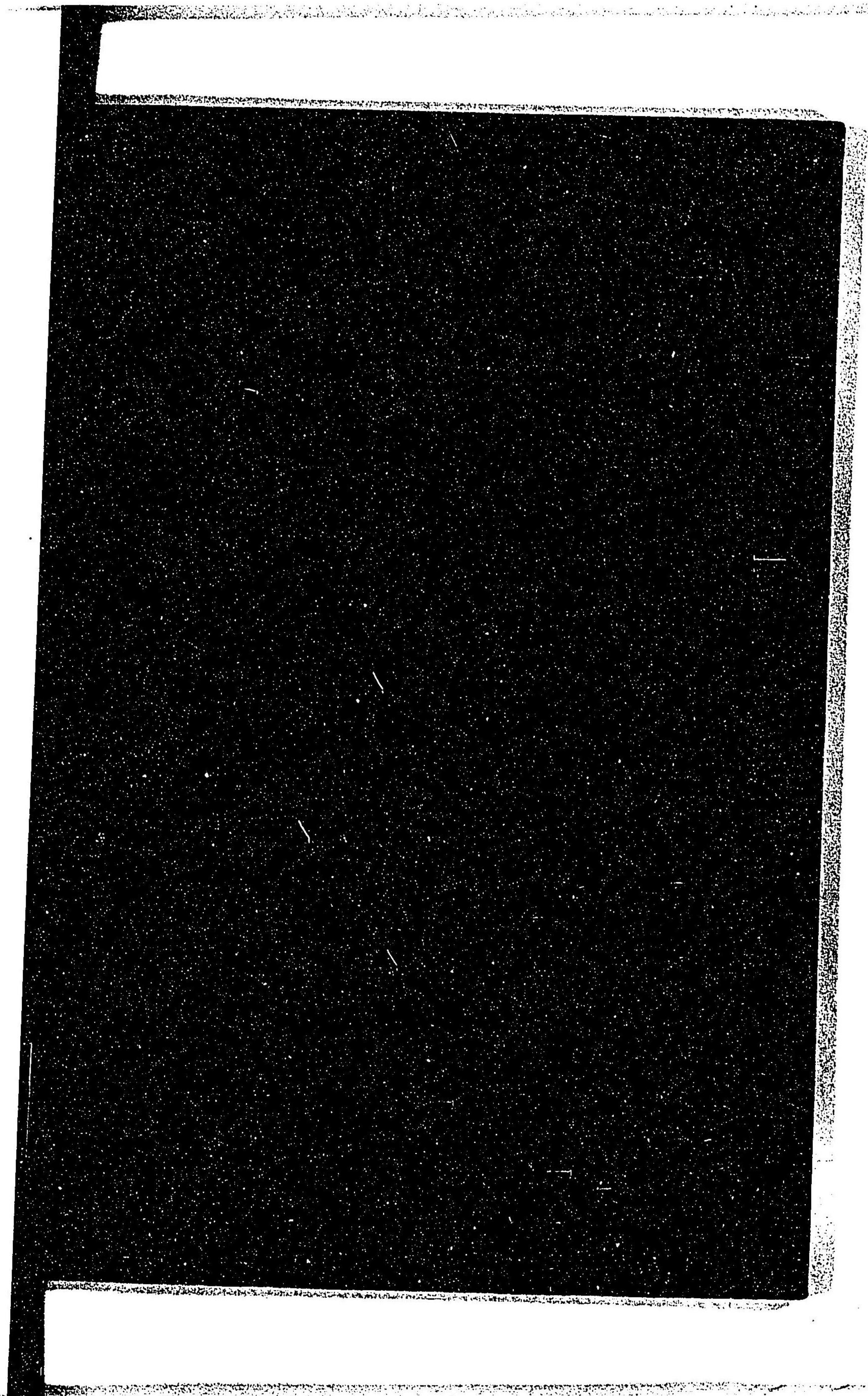
發 賣

鶴 聲 社
全 國 各 書 肆

2/2 J8

1





26
254

100743-000-0

26-254

剪燈新話

瞿 佑/著

M19

DBX-0044

